

## 五

伯温楼，外五层内九层，楼高58.68米，建筑面积6800多平方米，以时间为经，事件人物为纬，伯公馆，风檐馆，穗丰馆，历史文献，现存文物，图片影像，多角度全方位展示刘基文化。

刘基的为官经历，刘基的寓言笔记《郁离子》，刘基的《扯淡歌》和《烧饼歌》，后人将刘伯温的先知先觉，神化到了极致。

温州市刘基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俞美玉，是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教授，研究刘伯温数十年。她眼中的刘伯温，是位大智者，以宇宙视野考察并通晓天地人性理，提出相对系统的治世理论，虽然受时势所限，但他是个天生的悟道者。她打了这么一个比方，历史上的许多悟道者，他们悟的道，呈现的方式不一样，有的像树的根，有的像树的杆，有的像树的叶，而刘伯温，却如一棵完整的参天大树，各方面都呈现，他深厚的易经功底，让他的各种呈现如鱼得水，那些流布全国数不清的智慧民间传说，不会无缘无故，它们都从某一个角度，形象刻画了刘伯温。俞教授显然志向满满：从全国的研究层面看，我们对刘伯温的认识还远远不够，包括他神化的一面。

天生的悟道者，我深以为然。刘基的道，就是他给世人深深启示的人生寓言。

伯温楼二楼的一间茶室里，我和刘德龙闲聊。德龙1955年生，16岁开始学木匠，办了十来年家具厂，再开摩托车锁厂、配件厂，几个孩子也都是办厂做网店，事业风生水起，两年前，他任温州刘氏宗亲会长，而这座伯温楼，就是他发起建设的。说起建楼长达八年的时间，德龙笑笑说，这个总负责人不好做，自己带头捐资不说，从设计图纸，到施工、装修的每一个细节，都得管，不过，他毫无怨言，他就认定一点，建楼就是为了弘扬刘基文化，不仅刘氏子孙要铭记祖宗的业绩和精神，作为文化地标，也能对当地的文化建设起到相当大的促进作用。据温州刘基研究会提供的资料表明，刘基后人大约有五六万，大多居住在浙南，海外也有不少。

你眼中的刘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问刘德龙最后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，我也同样问过生活在南田、同样也是刘璟后人的刘日泽，刘日泽是温州刘氏宗亲会的秘书长，德龙和日泽都这样回答我：先祖刘基，官品、人品皆高，不仅智慧，尤其廉洁，堪称官员的典范！

伯温楼高耸在浙南大地上，刘基的南田余风微弱，就如仙岩山的余风吹拂至世界28个国家与地区的25458位华侨一样。穗丰，多么诱人的场景呀，稻花香，谷满仓，耕读传家，文化深长。

诚意伯刘基



■ 史籍中的刘基画像

再看眼前这简陋的刘基墓，结合刘基一贯的谨慎，其实不难轻松得出结论，简单的丧事，应该是刘基自己的主意，随便找个地方吧，不要树碑了，不要建祠了，他清楚地知道，功过自有后人评说。

而我听到的民间传说是这样的：病危中的刘基看着儿子们拿过来的墓穴建设图，有石马、石狮子、石将军等，告诉他们，人死如灯灭，黄土中砌上一个洞就是了，你们看，“墓”这个字，上草下土，中间藏着一个人，可以承受阳光雨露，如果造石屋，怎么生草，没有青青百草，就不算墓。人不用靠墓和碑流芳百世，前代那么多的名人，他们的墓又在哪里呢？

这样的传说也合情合情，更符合刘基一生的为人为官准则，他应该懂殡葬生态学，一杯黄土，省得别人惦记。

不过，刘基的简单里却含着复杂，满肚子的心事：谈洋事件就在眼前，要是再被人弄个什么事件出来，死了都不得安生，不如就此罢。况且，我们也没有多少钱，真的葬不起！那240石俸禄，每月2400斤谷，本来还算充裕的，可现在没了。再交代你们几件事，我再向皇帝上个遗表，你们存着，千万保密，一定要等胡惟庸败了以后才呈上；另外，我这些天文、军事、术数手稿，你们也放到石室封存好，你们也别学这些了，等我死后，交给皇帝。记住，子孙千万不要去当官了，就在这南田山中晴耕雨读安生过日子吧！

抛开惧祸、谨慎，仅这个薄葬，其实就是一种良好的品德，此后，他的子孙，也都薄葬，上草下土，简简单单。南田的刘基后裔，对他们这位祖先，每年的正月初一和六月十五要春秋两祭，虽然排场不小，但刘基墓，一如既往的简陋。

## 四

刘基庙还是有些气派的，高大的门头，它和百丈漈一样，都是文成的著名景点。我们进庙，对着高大的刘基雕像崇敬地看了一会，就往右边走去，因为这一部分，是原来老庙的建筑，明朝的国家工程，敕建于天顺二年（公元1458），已经五百六十多年了。

刘基的子孙，日子并不那么好过。长子刘璉32岁就意外去世，次子刘璟，因为不配合朱棣，也在狱中自杀。洪武二十三年，朱皇帝曾命刘基长孙刘虞棣诚意伯封，永乐年间又停，其后百余年，刘基子孙一直做着小官。一直到明弘治十三年（公元1500），刘基的九世孙刘瑜，才被重新继承诚意伯的爵号，加禄至七百石，诏受处州卫指挥使。正德九年（公元1514），朝廷加赠刘基“太师”称号，并溢“文成”，明武宗称刘基“渡江策士无双，开国文臣第一”，这应该是刘基获得的最高荣誉了，至此，刘基的国师地位正式确立。

还得回过头来说说刘璟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记载：“璟对上语，犹称‘殿下’，遂大忤旨，下狱。一夕，辮发自尽死。”这个时候的“上”是朱棣，刘璟因为忠于建文帝，根本不会将朱棣放在眼里，朱棣是满心欢喜，以为可以像他爹一样得到一个天才，不想刘璟如此不配合。刘璟不做魏征，应该是他认为朱棣不能和李世民相比，那么，干脆一死了之，他用自己的辮发作绳结束了生命。

刘璟死的时候只有52岁，且是以忤旨的罪名，显然，他的子孙们日子不会好过。为了生存，疲于奔命，刘璟带着家人，一路跋涉，就到了穗丰。此地内外塘河交汇，仙岩山和大罗山矗立，两山夹一个小平原，地厚水密，一个可以五谷丰登的地方，只要付出辛勤的汗水。

## 南田余风

◆ 陆春祥



▲ 仙岩伯温楼

用呢？马棚里常有一匹马备着，供主人随处访问时骑行。

刘基的曾祖刘濠，留有极其智慧的救人故事，典出明徐象梅《两浙名贤录》卷九《独行·翰林掌书刘浚登濠》：

曾经做过南宋国家图书管理员的刘濠，宋亡后隐居南田武阳山中，乡人林融造反事败，当他看到元政府派人来严查林融党羽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听言挟私告状的人，抓了上万人时，悲愤交加，这些名单上的人，毫无疑问要死。刘濠就和孙子一起商量出这样的计谋：邀请使者来家做客，好酒好肉招待，差不多是灌醉他，然后从熟睡的使者身上取出名单，抄出其中的二百个领导级人物，将这份大大删节的名单重新塞进使者怀中。如果不制造一个事件，次日清醒后的使者必定有所察觉，于是，他们将柴堆到楼下，自己烧了自己的房子，大火中，使者带着名单慌忙逃命。这样，牺牲了二百人，保下了近万无辜者的性命。

从史料上可以读出，刘基家的房子，肯定不是老宅，他曾祖手里就烧过一回，那是为活数万人的命，智救乡亲。眼前的故居，数间木板房，呈半回字形结构，正中堂前，挂着刘基像，上有刘基格言，说的是做大事者需要的条件：“夫大丈夫能左右天下者，必先能左右自己。曰：大其心容天下之物；虚其心爱天下之善；平其心论天下之事；潜其心观天下之势；定其心应天下之变”。说给天下人听，其实是他自己的经验和人生总结，成大事者必能安顿好自己的内心，安顿好了，才能大心、虚心、平心、潜心、定心。在我看来，刘基的这五颗心，互为前提，互为因果，相辅相成。

故居里还有少年刘基的读书蜡像，头扎方巾，手捧书卷，目光专注，眼前一盅茶，桌边有笔墨架，简单中透出一种坚毅，他用他的五颗心，成就了他的千古名声。

## 三

晚年居家的刘基，虽然有诚意伯的封号，却更加定心、潜心。《明史·刘基传》中，有一个细节，形象说明了刘基的谨慎至极：

（基）至是还隐山中，惟饮酒弈棋，口不言功。邑令求见不得，微服为野人谒基。基方濯足，令从子引入茆舍，炊黍饭令。令告曰：“某青团知县也”。基惊起称民，谢去，终不复见。

一位退休的二品大员，鼎鼎有名的刘伯温，住的是茅屋，吃的是普通黄米饭，见了知县，却惊起，他怕什么？看过太多的明朝影视剧，大家就知道了，东厂西厂，那是能让人进地狱的特务机构，谁知道那不是不是疑心的朱皇帝派来试探的呢？

远在京城的朱皇帝就是不放心他，三次让他回老家，三次又召他回朝，终于，洪武八年（公元1375）的新年之后，刘基生病了，正月末，他自知病重，乞赐归故里。朱皇帝在刘基的退休文件上（《御赐归老青田诏书》），依然赞誉了刘基以往的功劳，同时强调他一直对刘基恩典有加，而这次的谈洋事件（胡惟庸等人告状，朱元璋明知故意），按国法罪不可恕，但按特殊人才的宽大政策，“不夺其名而夺其禄”，也就是说，刘基的政治待遇还保留，经济待遇取消。四月十六日，背着朱皇帝对他的处分，刘基病死于武阳山中。

说实话，朱元璋立国后，大肆封侯，他那些亲王、郡王、世子，待遇极高，亲王的俸禄居然高达五万石，而刘基的诚意伯，经济待遇非常一般，俸禄只有区区的240石。天下是他朱家的，刘基再有本事，也只是谋士而已。

如此小心谨慎，刘基会如何安

排自己的后事呢？

群山环抱，我去南田石围山麓的夏山，拜谒刘基墓。夏山，在武阳村的南面，位于南田之西，因刘基的墓在此，这里又叫西陵村，夏山又称九龙山，左右九座小山脉依附，好像九龙抢珠，估计是懂风水的刘伯温自己的选择，站在高处，确实可以发现隐约有九龙的样子。

刘基墓是2001年的全国文保单位，一片平畴围着，整个墓园三百来平方米，墓园中长着青葱的柳柏，四周为一米左右高的石砌基脚，远远望去，基脚上半部分呈黑色，下半部分连着一大片菜地，泛着白色。菜地似乎刚刚整理过，一垄一垄的，垄间堆着几袋肥料。墓园有铁门，一推就进，眼前就是刘基墓，一座两层的大土堆，由上下坟垣和墓冢组成，墓冢前有一块“明敕开国大师刘文成公墓”的旧碑，不知道具体的年份，有人说是民国时期立的，这形状，倒有点像一个大书案，前方平地是铺开的大纸，正好可以书写。

中国人重生更重死，一般的名人大官死后，当权者及好友及子孙，肯定大书特书，也就是说，墓志铭和神道碑是必不可少的，要用详尽而优美的文字，对逝者作一个全面的总结，可刘基逝世，八十年后，他的后人才给他立祠，再过百余年后才立神道碑。黄伯生的《故诚意伯刘公行状》中只有简单的一句交代：公之子璉、璟以是年六月某日葬公于其乡夏山之原。更奇怪的是，刘基的挚友宋濂，给一起去南京的章溢写了长达五千字的神道碑铭，此时还在好好地当着官呢，写个墓志铭应该可以吧，刘家兄弟难道不会去找宋伯伯吗（宋濂比刘基大一岁）？一定有隐情。

秋日的桂香成了江南空气中飘荡的主角。薄阴连着细雨。站在仙岩伯温楼第九层眺望阁的廊檐下，四野都收在眼底，塘河水在此围成大半个湖，湖面宽阔，平静不波，远处仙岩山雾色如黛，刘德龙指着西南方向的南田对我说，那里就是我祖宗的出生地和生长地，我们是他第二个儿子刘璟的后人，刘璟的次子刘骧，因为避难，从南田来到了穗丰，我们刘氏在此开枝散叶。

刘德龙的祖宗就是刘基，他是刘基的第二十六代孙。这座伯温楼，就是刘氏后裔自筹三千二百多万人民币造起来的，它已经成为温州塘河文化的新地标。

这是一个对南田的长长回望，七百多年的历史帷幕慢慢拉开，舞台上，所有的光都聚焦在刘基身上。

## 一

七十二洞天之一的南田，是一个能让刘基心安的地方，这是他的血地，祖地，他如花瓣般不断盛开的神思妙想，似乎在这一片山水中更灿烂。武阳村在小盘谷中，周围有五座山峰，形似五指弯曲，掌心即武阳村，掌心里是一片开阔的田地。看看刘基眼中的武阳：“我昔住在南山头，连山下带清溪洞。山巅出泉宜种稻，绕屋尽是良田畴。——出门不记舍前路，颠倒扶掖迷去留。朝阳照屋且熟睡，官府亦简少所求。”这差不多就是元明时期的桃花源了。

离南田十来里地的百丈漈风景区，飞瀑，深潭，奇洞，秀湖，这一片山水，仿佛天来，令刘基心花怒放。百丈漈的飞瀑，堪称中华第一高瀑，无论从气势，高度，宽度，别的瀑都无可比拟。百丈漈，实际是一条V形深涧，涧长达1200米，落差高达353米，这落差形成了三折瀑布，俗称头漈、二漈、三漈，三漈高度合272米，头漈百丈高，二漈百丈深，三漈百丈宽。自然，刘基那个时候，百丈漈没有这么明确的数字，不过，千万年的流瀑，气势肯定一样，有他的《观瀑》诗为证：“悬崖峭壁使人惊，百斛长空抛水晶，六月不辞飞霜雪，三冬更有怒雷鸣。”年少刘基，中年刘基，年老刘基，只要站在瀑前，只要到二漈下的水帘洞走上一遭，一切烦事，都随着流瀑飞往九天云外，而心境，也会随着那清幽的流泉，顿时宁静下来。

## 二

宋代宰相富弼的后裔世居于此，为南田山中第一望族。刘基五世祖刘集迁至南田后，富、刘两家相处甚洽，互通婚姻。刘基之母、妻，均为富氏。北宋名相富弼，他和范仲淹一起力推庆历新政，二度为相，死后配享帝王庙。

最牛的外婆家和丈母娘家，自然也是刘基成长和事业的良好基础之一。

武阳村，刘基故居，门前有大片广阔的荷花塘，进得门去，一片空旷地，长满了细细的三叶草，草地上躺着几处石器，我一细看。一个磨盘，中间是约三十厘米高的斜纹圆形研盘，盘上石纹规则清晰，研盘的外围，十厘米不到的圆圈，有一如茶壶嘴一样的出口，外围有一角缺损，磨盘上有白色的斑点。一个破损石臼，三分之二缺面，有一面甚至缺到了白底，白底有一汪清亮亮的浅水。还有一个破损得极厉害的长形马槽，只有底在，已经蓄不住水了。慕白兄说，这是刘基家的老宅子，现在是复建，但刘基家的旧物，只有这三样了。

于是，我们可以充分想象出刘家的日常：仆人们赶着牲口转圈，磨着一家老小所需的米和面，那石臼，是不是清明做糕、过年打年糕时才